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十二至
四

御史_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十三

書

回劉參政書

元 吳澄 撰

恭惟國家興賢興能將與共治此誠重事閣下以中朝
名臣出膺保釐分正之寄欽承明詔唯謹謂考言校藝
不可輕卑其人而當慎擇誤於聽聞下逮老拙治書奉

幣輝賁林藪非所宜蒙者澄雖散材靡用於世然苟有寸長可以自獻則必持以報上不敢靳愛延祐初科再科省府以閱卷之責見諉當時聞命就道畧無辭避今相去十有餘年年齒加多耳目心思種種不及於昔而又自六月中旬一病殊劇踰月猶不脫體是以願趨侍相公而不能也事與心違自增慨嘆而已讐言不足以報先施同堂諸相公聚會間為白區區之忱幸甚北望泰階晨夕色齊不勝耿耿仰瞻之至不宣備

與曹伯明書

別教三年無問訊便中間於盱江會仲堅主簿得聞動履之適私以為喜數千里相望何由面覲罄竭所懷諸郎為學想日有進益茲因親友袁主一行附此以叙眷眷之衷善之學士不果別紙會次幸及澄名言不盡意惟祈保重不宣

復穀總管書

澄家在撫之文邑去盱境密邇前後賢侯善政接于耳

目見聞者非一相公下車以來聲譽旁達恨未識面忽辱貽書展誦驚喜治績之暇留意憲章文物此豈俗吏所能通典一書歷代禮樂刑政之大槩備具改鋟善本甚幸但更須妙選通儒詳定校正庶與他處所有不同承索序引老拙荒蕪立言奚足為重盛意不敢虛如命撰至託直學轉徹左右竊惟相公刊書老夫作序皆職分所宜豈當受禮篚幣之貺謹用卷還就以為賞賚工人之助與已拜賜均也病中答書草畧多愧良覲未期

冀保愛以迓天渥不具

復趙廉使書

澄自京還家荏苒八年矣老病浸加卧不離床坐不出
戶者連月去秋去冬長子一房洊罹喪婦喪孫之禍而
同居各房又喪一孫婦異居至親又喪一妹一弟半載
之間凡五喪朝暮戚戚今歲五月以後就養於少子
客寓郡城炎暑中得所惠翰教悠然動久別之悲先
府君潛德弗耀有子顯聞于時固應不朽過蒙不鄙欲

取蕪陋之文以示永遠無乃左計乎不敢逆孝子追慕之情黽勉奉命其何足以稱塞憂患之餘筆硯荒廢報先施不謹三藥之珍二墨之寶承貺就此聲謝合并末由遥祝厚加保愛前膺大用不具備

復王總管書

往歲相公任江西理問時竊聞大名愧不及識陳山長至特辱惠翰錦繡駢儷之辭筐篚表裏之贄璀璨于前自揆何以當此哉相公民政之餘扶植儒教學院之營

造俗吏視為不急者公汲汲焉惟恐後見趣之過人遠
矣有是偉績固宜有雄文記其實但老病昏耗不足以
承隆委彊顏為之聊以塞命焉爾先相公盛德尤未易
以形容力辭則拂孝子慈孫之意故亦不掩其蕪陋而
具藁以達垂覽幸甚相望三千里外未由晤對惟相冀保
重進迓殊渥不具

與子昂書

自離金陵後相去隔遠問訊浸疎緬惟水晶照徹心跡

雙清履候多福廬陵二劉兄白屋好脩篤志文學與劉
湏溪諸子遊處求鄙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
當藉義獻之字以傳為是有請尚冀憐孝子慈孫之心
特賜揮洒幸甚未期會晤願安眠食以答昭代特異之
眷不備

與李伯瞻學士書

澄日與深山之木石俱而病魔相尋坐卧之時多行立
之時少遥睇舊知於數百里外欲一見而無由恭惟西

雨南雲晨夕佳趨何時得分半席乎里中士吳尚伯達
有行有文數歲留敝舍教諸孫穉茲造洪府慕望玉堂
耆彥願覲丰儀不敢冒昧而前求羽言為之介蒙與其
進幸甚未合并間冀保愛以迓殊渥病中不能秉筆命
兒曹代書上千照亮不具

答胡主簿書

澄異時道經南劍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徃徃得文字所
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

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志其小
應有足徵之文獻嘗欲一至省想流風以起予高山景
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顯揚世美創建家塾達惠書札
陳誼甚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不
一初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
其與敬教授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其中真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
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

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後非止如今足下其留意不具

復崇仁申縣尹書

澄跼伏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旱之誠心然縣宰為百里諸侯諸侯所當祭者境內山川先儒嘗論禱雨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今都不理會却去土木人身上討雨土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俗之敝政在乎此至若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

國君臣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循習至今不改良可
歎恨青詞之類皆矯巫僭亂之辭適足以獲罪於天耳
豈足以感格哉若欲致禱當用祭文禱于山川之神罪
已哀籲庶乎其可今錄去韓昌黎袁州禱雨謝雨文三
篇為格式宰公所惠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此而已
張令史能言宰公所見與鄙見畧同謹此以復來施
伏惟照察

答解推官書

澄去冬舟過西津卧病不能入城造謁良用慙慙日來
舊病稍減彊勉到邑引領東望百里殊劇懷仰忽承貽
問矜憐老拙特有嘉果之貺受之銘感謹先此申謝即
辰四郊時雨三市春風諒惟公務從容履候安適未由
面對尚祈葆衛前膺不次之擢不具

與元復初書

自去年九月離儀真後問訊三四而未知達與否雪樓
之趨京也亦有數字託其客轉致即辰冬日可愛恭惟

政事之暇文章之娛義理之樂悠然自得誰與共之澄
自素如昨來春將為名山之遊不知何時可以胥會袁
主一異姓兄弟也偕其友觀國之光因之調起居相望
遼隔敢祈保重以迓殊渥不具

與崔縣尹書

學者吳景尹淳謹畏法勤學能文館寓遠方於其來歸
久仰名德介造庭下予進是幸

答吳凌雲書

未獲識面倏屢惠書辭甚高而問甚恭展玩起敬知為
當今英才詩賦雜著等作穎然出羣文不患不工機不
患不熟雖然進未已也本之經證之史參之諸子充其
識充其學廬陵又一歐陽子矣年少力彊為之不難後
生可畏勉之勉之不宣

復顏可遠書

澄雖未獲識面康兄來叩其底裏一則曰顏先生之教
二則曰顏先生之教於是因其徒而知其師若承貽翰

辭義高遠益信所聞士之自脩者為已之外任其自然而已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士之用功於人在此然其一可期其一不可期吾惟勉盡於其所可期而不希覬於其所不可期吾之心所以泰然無事而常樂也世俗之榮辱曾何足為吾之輕重哉足下之文暢達可窺大郡歐陽子之門未由聚會相與細論且此復先施之辱病餘弗克自書諒察幸甚不具

答曾巽初書

夏間辱枉顧山中草木至今衣被餘光窮鄉寂寞弗克
少淹騎從別去黯然繼屢眎禮非所宜蒙感愧何極卽
辰秋暑尚熾諒維凝神定慮一靜可以敵炎敲清風穆
如也承不鄙斥令撰記序今錄去呈以過目是幸外一
二未下筆者輒陳卑見言其所以非怠於報命君其鑒
裁之擬一觀書院規制私務縈絆欲出未能俟稍暇卽
當至彼來期以前不煩伺候未會晤間祈保重以迓殊
渥不具

與夏紫清真人書

澄留京師三年相與真若符契每恨俗塵障隔弗少得
從容劇論別去各天一方晨夕延佇遠想砥表玉中道
體安適自謙使還謾寄字以調何似甚時會晤既所欲
言不具

與虞邵菴書

澄頓首再拜學士相公伯生足下澄老病侵加匪藥可
治惟習忘以勝之耳過客多不及見宜春夏判官再舉

登科考滿赴部欲造庭下懼姓名不能自通是以輒為之請人才難得舉子中有如斯人表表穎出者也儻被容接遠方下士之榮何如哉病體作字疏率照察幸甚

復柳道傳提舉書

客歲七月後一病數月冬仲始漸輕減歲晚微進今春人日又作熊太古來適遇病中不能出見至床前奉示教帖披翫一再沉疴頓覺減半文星照耀吾野斗牛為之增輝朝家促還伊邇雖欲更借以私江右之士而不

可惟劇慕戀力疾拈筆復先施殊愧厓畧惟茂對穠郁
之景滿懷皆春以迓天渥不具

回忽都篤魯彌實承旨書

澄頓首再拜承旨相公執事澄三歲得託末僚席庇不
淺別來未由申調起居先辱惠翰仰見篤愛不忘之盛
心澄去臘抵家閒居幸無他苦公朝厚恩賜以禮幣但
老病非才愧無寸勞曾不能畧効忠力於國而受錫賚
於義不當也謹已奉表闕庭呈覆省府懇辭倘會當朝

諸公望助一語俾得從請為幸且承寄貺紋綾領外榮
感無以為報衷懷慊然弗克周悉尚容嗣狀惟冀保晉
以膺大用不具

回散散學士書

澄睽車二年餘如日近良玉見其為貴老病侵加不能
久作京華之客遠餞于郊情誼厚甚別來倏改歲矣劉
自謙來辱語教字披讀有如晤對喜懌何極學士質美
而學不倦僕雖衰耗亦賴以自勵焉諸書雖間有鄙見

未有學徒抄出俟有錄本續當寄呈未期合并願保重
以迓殊渥不具

回王儀伯學士書

澄自別後病體甚不安帖以此關於問訊蒙索齋記亦
不果作去臘抵家始得驗方合藥畧加調攝自謙春季
來至山間袖出翰教得之喜懌齋記就便附納諒惟侍
養優游尚友聖賢於千載之上此至樂也但未易與人
言爾未由合并惟冀以久大德業自任幸甚不具

回曹子貞尚書書

澄於別後嘗一附書已達未達不可知也自謙來辱惠
教字把翫喜如面覲澄老病無用於時尸位竊祿內省
已劇羞愧退後又荷朝廷厚恩此雖聖君賢相之大德
然揆之分義非所敢當是以拜表闕庭具呈政府致懇
辭之誠子貞相知之深望於當路一語儻得免從區區
所請則此心安矣表藁及呈省公文抄錄見至幸一過
目為澄審處之自謙行急奉答先施不詳必蒙鏡燭不

待覲縷也願言保重以稱大用

與許左丞書

恭惟先文正吾道之宗家學淵源今獲展布遠方賤士亦復竊被餘光至幸至幸澄尸位三年多厯鉅公過愛惜年齒逾邁疾病侵加雖欲久客京華而莫可還家治藥扶護衰齡庶或緩死以觀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留已去之後荷公朝錫予比聖天子賢宰相衆大臣優老禮賢之大德施非其人豈所敢當澄既非勲舊又無

勞績一旦濫叨重賜為之慙忤驚悸是用摠誠懇辭伏
惟寅恭同協肯為轉旋使澄於心得安致免踰分愆義
榮莫大焉相公以先文正之心為心而澄亦願以先文
正之學為學辭受貴乎得其宜庸敢奉白區區之私切
冀垂察相望遙遠惟為國愛重是祈不允

與高堯臣侍御史書

澄去歲秋歸舟及廣陵已聞美除王陽得位貢禹能不
喜乎士患不見用用則必行所學因時度宜稍異於衆

乃同志相望澄服藥扶衰幸免他苦忽蒙公朝賜賚非
遠臣賤士所宜得是以懇辭當路諸公儻或胥重旁助
一言俾遂吾意為佳便風草草附字不能詳也愛重幸
甚

回吳宗師書

去秋都門之外辱早出遠餞極感盛心而為政府諸公
所留滯緣此遲遲深以不得面別為慊自謙南來辱惠
教墨讀之儼如親覲老病席庇晨夕粗遣公朝厚禮賁

于丘園然既非勲舊又無勞績受之於義未安是用懇
辭宗師知我者諸公會次傍助一言得如吾意則幸矣
未期盍簪祈為道保重不具

與王參議繼學書

澄老病不堪久客去秋將歸辱在廷諸公枉問且勉其
留此意甚厚歸舟幸得善達山中尋藥畧以扶
衰憊天使忽臨頒下公朝錫賚之禮此施之於勲閱世
家者豈踈遠賤臣所宜得驚悸不寧再三揆分度義非

所敢受是用懇辭切惟疇昔先承旨相公愛念不薄於
今參議忝為世契必能諒區區之衷而幹旋之所貴乎
士者辭受得宜也幸鑒裁焉邱參議相公同協之際干
道澄名朔南遼隔敢冀保重以承殊渥不具

吳文正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十三

元 吳澄 撰

書

回全平章書

某自聞閣下保釐大江之西深為兩道士民幸惟是老
病之軀筆硯荒廢不敢容易奉興居狀以瀆崇嚴忽辱
先施存問備悉且致香供於深山之野人似此厚意非

所宜蒙感謝感謝又承付下彥祥廉使之書尤見盛心
第耄耄之年言不足采何以發逸民之潛德稱人子之
孝思乎炎暑中低垂昏倦報字殊愧簡率未期參覲敢
冀為明時厚加保愛不具某再拜

與張浚菴承旨書

某自幼玩閱史冊每見其間所載正人君子之事忻忻
慕之恨不與之同時老年一出竊祿三年雖可慚怍然
得屢遊正人君子之門承下風望餘光亦此生莫大之

幸澄去秋後公一月而出歲晚至家日尋藥裹以扶憊
庶幾緩死以觀太平今春聞公賜環禁林增重私切喜
懌相去遼邈無由親炙偶承便風敢冀頤神復命為時
自愛不宣

與王伯宏中丞書

澄老病不能久客京華去秋南歸在途得聞相公還朝
私竊慶抃即辰槐夏清涼恭惟栢府嚴邃神明多福偶
承便風附訊起居澄客臘至家日尋藥裹幸免他苦暇

則相對聖賢自尋樂處相望遼邈伏願體道怡神為時
保愛不具

與烏伯都刺平章書

某竊祿三年足跡未嘗一至庭廡相公不責其簡每加
愛念自惟遠方賤士誤忝明時錄用老病日侵靡有寸
長可效報補去職之後公朝復遣禮幣此聖天子賢宰
相諸大臣優老育才之盛德但澄虛老而已無才可稱
國家恩貺過於隆厚既非勲舊又無勞績豈所敢當是

用攄誠懇辭乞相公密贊上宰特為奏聞收還所賜庶
幾於義得安不揆微賤輒具書控告伏惟鈞慈鑒之澄
蒙惠藥物領外榮感瞻望相垣晨夕瞻瞻式冀善調元
化以福四海不具

回饒審翁書

澄歲首嘗留金谿密邇珂里甚恨不獲一造西園覽觀
勝景為欠事惟澤火既革之後地天重泰之初文獻故
家能如經冬之木榮於春經宿之火然於旦非其先世

福澤之深厚後嗣才能之優異其曷能然東西行者往
往道名門盛事伏承尺書示以諸公記詠數字遠寄聊
訂後會之約政恐林慙澗愧爾秋暑猶熾治復不能詳
謹未究衷懷尚儲嗣訊以既不具

與馬伯庸尚書書

澄近睹除目恭審渙頒綸渥晉長春官叨名世之才充
盛世之用敢為公朝得人君子得路賀鄉中涂震種學
績文有年矣懷玉絢錦知之者希茲觀上國之光介之

造庭下進之教之使得以數於一士之列則感恩知已
終身勿諼也澄相望數千里外未由合簪切冀為時愛
重不宣澄再拜

與龔國祥書

澄往歲一解后間竦然起敬知為昭代有用之器別去
每以嗣會無緣為欠區區客京華三載移疾南歸得聞
小淹長材試仕敝郡養疴衡茆之下未能振衣相從以
話契濶一雁南翔倏枉嘉問五雲絢爛老眼為之增明

司丞項氏之譽洋洋盈耳其子同知在都下亦相聞所需銘文敢不如戒第恐筆墨枯淡不足慰孝子慈孫之心爾上介告旋且此酬先施之辱合簪未卜快覩優擢尚規後便以賀以謝不具

與胡石塘書

澄去秋豫章貢院晨夕親炙此樂何極別去數月始得所惠翰墨乃知尚留盱江尊體服藥想已安愈相望二百里間苦無承接之由懷人奈何三規圖新本未得到

手舊有背成二軸附便申納區區衰老又不免再北行
一次不知何時可復屠羊之肆未期合簪伏惟保愛前
迓殊擢不具

與董慎齋書

澄茲審三陽泰長衆正咸和溥此春熙施及四海凡在
一草一木之列莫不欣欣向榮惟是去天萬里無由致
履端慶遠惟府中賓從同納維新之祉可喜可幸謙齋
節使游志希夷俾其晚景園清靜自然城中亦公之德

也袁主一偕其友上國觀光因得問起居未參觀問敢冀為時保重不具

復孟中書

澄壯歲客小田稔知名族為喬木故家時有往來蕭門者間嘗交談其後又於永豐得會橫舟主簿然族之後秀未能徧識也往歲令嗣惠顧適值遠役勿及從容忽忽而別今歲重來不厭飯蔬飲水之宴同處甚安淳謹重厚志學勤敏此固令嗣天稟之異亦必庭訓素嚴而

然專伴及門辱賜華翰重以貺禮誼不容卻受之殊增
惶感蒲節日感冒不能出盛伴告旋病中草草布復深
愧厓略不宣

復蕭次張書

澄於先大夫判簿在小田承教數數今有名家子克紹
世美深以為喜令甥處此屢嘗問及動履茲辱貽書且
有華賤之貺深感故家遺友不忘舊交之意佳篇且留
俟詳玩却當附數字求教也奉酬先施愧不周悉惠徼

台照不具

答黃浮山賀生日書

澄自去秋別後雖屢交訊而竟無承顏之便惟晨夕延
佇而已今歲始生之期值雨水連日泥潦妨途恐勞賓
友之沾體塗足也遂出至隣邑之近鄉二十日昏黑始
還家乃見專使在門啓書受禮備悉眷愛之厚忻感罔
懌區區忙遽酬先施不謹旦夕到邑却得面既謝私不
備

與于五雲書

澄比歲郡庠胥會於久別之餘得重論之喜其時方有
遠役應接紛紜不暇從容話舊殊覺悵快澄一去三年
客臘至家今春郡間二三少後來訪問之俱嘗及門竊
知善德俱尊教誨不倦能以餘力淑後進晨夕延佇思
未有良晤之期令子遠臨蒙惠教墨驚誦如在左右欣
懌倍常令子家學淵源躬履篤實同來二士俱有駸駸
騰上之勢可望其成不肯久留遽至告去於其還侍謹

此謝先施之辱炎暑困人伸紙不能周悉謀欲就近城
擇寬閑之所相約一見以罄底裏未償此願以前且靳
善調眠食以壽斯文

答吳養浩書

春末有倪秀才携至台翰知蒙示下令叔宗師近稿日
以俟之今秋孟已踰旬而始得肅觀何其遲也涼風漸
新諒惟文候清佳侍奉多虞澄老病侵加日來感冷泄
瀉不能出戶適值專使之來亦不及迎見宗師詩律自

足孤行於世誰不愛悅序語祇增塵穢爾力疾數語聊以塞命可用與不可用唯養浩與盤中裁焉體倦奉復疏略照亮是蘄長子長孫俱出辱問甚感并此聲謝未期會晤願自珍以迓殊渥不具

答袁修德書

澄向者雨澤淋漓溪流浩渺之時徑詣屏牆於震凌而藉厦屋之帡幪於造次以奉尊俎之談笑欣感何極別來無因嗣見轉眼數月即辰秋水一洗炎毒東籬又見

花矣悠然真意應不減淵明莫能共話南望曷勝繾綣
先聞相銘文昨承面命何敢懈怠惟是衰耗荒疎未必
能發盛美爾忽沐專翰貺以厚禮揆分非所宜蒙然不
敢卻也祇受增愧數日疾作不能出強起以承來施之
勤匪謹匪虔諒不我尤統于台照不一

復曾所性書

澄於英嗣于難弟俱獲識面而獨以未識其賢父兄為
欠忽沐貽書展誦再四雖未識猶識也茲審仕途發軔

行囊載書前問通津往涖邑校賓朋祖餞鄉里榮觀惜
老病之軀勿得與此盛事中昨先府君墓石承索鄙丈
黽勉供去惟恐不足以稱孝子之心何以謝為篚幣之
貺領外知感力疾報先施之勤殊愧厓畧尚祈照諒

復董容窓書

澄衰老之軀無所用於世前歲一出至中途而病劇滯
留江淮間治疾將及三載今秋始得還家征塵滿襟思
一游名利勝地挹幽邃以清俗抱而未能也乃蒙眷念

全宋文卷之八十三
卷十三
貽問勤劬重之以貺禮綠蟻春盎黃雞秋肥酌之烹之
殆不減謫仙人山中初歸之樂緊容窓之賜也其何以
當此盛意哉祇受惟增慚感而已泚毫拂楮聊復先施
之辱愚叟以次不及枚謝晨燈暮鐘之暇一一道及澄
名為幸欲言莫既尚儲面叙

答康思濟書

澄東疾纏綿近方小愈倏英嗣過顧辱貽嘉問展視欣
懌堂構一新先大夫有靈必曰子有後矣無任贊慶名

篇煒煌允哉切實康氏之占於焉而占數語效勉進之
忠殊愧荒陋言者雖耄聽者勿藐行之惟艱名父子尚
留意焉

答樂諒齊書

去冬甫及回去春之書甚愧遲緩新年政切懷仰朱兄
遠來相就於荒僻之境又辱惠翰展誦備見成人之厚
德愛人之盛心朱兄立志堅彊用功謹密真可進於學
惜相處未久區區又有行役不能不孤其意來教稱李

宰之賢令人嘉嘆拙逸之記甚恨不到仙邑又不接其人漢手不相及無因由可以措辭黽勉為之便中附至他日必經月眼是正之可也

答和卿書

澄舊歲客江州聞公來貳郡政深以為喜意謂可有參承之期旅次養病不便秋風吹動歸興遂尋山中采茹之樂遠想廬阜湓水光風霽月之景與清白之操循良之治兩相宜稱碧雲千里企子望之瀟溪舊山長黃次

思與澄同里名家美彥與碌碌為學官者不同昨以母
疾請假歸養侍湯藥半年之上竟爾遭喪以易練服矣
當可給由惟公其造就之喪滿赴都必拜庭下而後往
也澄席庇晨夕粗安微疾時復發動惟賴先聖格言日
接手目可以忘憂忘老末由會晤惟冀順時保愛進膺
大用不具

與希元書

昨留湓城晨夕藉庇別去未嘗忘也遠思郡政優游福

履駢集惟以末由重會為欠濂溪黃山長在任之時多
感提獎不幸遭喪今已期乎之上當可給由相公以舊
日參趨之故特成全之此盛德事也

與可立書

澄在湓城日深感眷與之厚別去年餘末由問訊晨夕
馳仰濂溪黃山長舊來多荷提撕母喪之後給由凡百
望郎中早與成全幸甚經歷郎中未及會面不敢具記
事以瀆協恭之際得蒙道及區區意尤拜盛德也

與皆山書

相望不百里間常思一見以叙兄弟之情而衰病侵加舉動良難是以有願而莫遂即辰秋月十分諒惟對此清景履候多適延佇南雲曷勝繾綣永豐陳立仁留敝舍數日慕名德甚至欲造庭下自謂見長者之禮莫或為之先則不可而以見告予以其名家之子純善之士非干謁者比用敢令其前因得通問訊字進而教之幸甚不具

與總管書

澄往歲客湓城數月屢造寓府得與令親談話於時公
留官所不獲胥會別久懷深晨夕睠睠茲審貳郡政最
解組錦還諒惟燕適優游清風滿坐人間炎暑所不到
台候起處多福澄之鄉人潘叔瑀老成諳練係出儒家
素優吏才善辦公事公所知也今為運使末屬都運以
下諸公皆無舊識敢干重言於其在上官長處道其為
人庶幾見知得以安心展其才具惟公留意焉

與人書

澄卧病山中濶焉興居之間因陳教諭人來得知文星
移照百粵分野霜晨炯炯芒寒色正羅浮梅花待公之
至久矣賴信豐縣教曾仁向嘗受學在彼岑家願從公
游一紙春風幸勿靳也陳教諭能道其詳不復覩縷偵
伺還佩又當嗣問不具

答劉道存書

澄嘗獲交於令兄主簿君每愛其文如行雲在天悠悠

揚揚如流水赴海汨汨滔滔有布蔭周徧無凝滯齟齬
讀之必為三復其遲回閨嶠也常切懷思後聞得代深
以為喜適聞治病留江淮間不相聞問及至還家則聞
先我而逝矣豈特如尋常朋友喪亡之悲而已哉執事
之文宛然伯氏丰度斯文如女有正色不待效顰穠粧
為美可與語此舍昆季其誰今又弱一个猶幸有道存
在也遠蒙惠書細味辭意皆相厚之道雖老病衰耗何
敢方命謹如來狀敘述附獨清持去一覽幸甚次兒京

去秋同還亦苦鼻痔之疾茲辱念及敬謝繾綣不忘之
盛心未期合并願節宣眠食居易俟命以遂遠業相望
數百里沝風無任拳拳

答譚宣使書

澄老病侵加所親惟藥物目尚能視而耳之聞言已不
聽足尚能步而手之運筆已不使用是於朋遊問訊侵
侵濶疎雖欲復如少壯時之交際不可得已兀坐一室
政此厭厭好風東來吹下雲朶四壁頓為之光輝二豎

亦為之驚卻困悴之體甦醒者數日昔人云瘞風驅瘡
豈不信然永愚手卷不敢以荒陋而靳於言第不甚相
知措辭不能的切聊以塞命爾疾餘作字艱苦呼兒代
書不克效先施之瞻麗勿罪幸甚末由良覲宵夢飛遶
乎高邱聞龍駒鳳雛駸駸有騰雲冲霄之勢何當再登
君子堂一覩英物乎崇令德愛景光諒不欠區區之囑

與人書

澄往歲客湓城聞相公至意謂必獲會面既而離去不

及候見至今抱慊轉眼又八九年忽辱詒翰展誦喜劇
相公精神方健已致懸車之請勇退可嘉且審先相公
榮被追贈天恩之厚家慶之隆不勝歡抃老拙疎謬何
足發揮幽光然盛意不可辭謹撰碑文一通畀令嗣舍
人回呈未由合并惟冀保重不具

賀何存心生日書

澄五月望日在鰲溪書院聞尊體小小違和擬往問候
盛暑中恐勞降接將進復止嘗托令侄代致下意茲審

瑞紀初辰壽登八袞在前朝為高科黃甲之貴在今日
為高年黃髮之老天相斯文福祿未艾不特家庭兒孫
所甚喜抑遠近氣類所同慶也澄本圖趨侍舉酒稱壽
適苦河魚之疾不能如願書以寫區區之忱惟冀滿飲
壽觴茂迎新祉躋於千歲之祝

答熊貴文書

澄往歲豫章驛中幸甚識面一向無由嗣見近長兒歸
自鄧林能言萬安美政深以為喜且蒙惠翰以先府君

碑文見囑恰七月以後抱疾至初冬方能稍離卧席然猶未復常也力疾撰成墓表一通就附劉季平處轉達外承貺禮難於卻回領外感愧

答項菊山書

澄於是疏濶久矣劉季平至倏厘惠書啓誦欣懌足下生長富家超出流俗不為塵埃所汨此真卓卓高世之識常切敬嘆礮石作橋追念先大夫未就之志孝心善事永遠垂譽乃區區所樂道者記文已納之季平囑其

轉達過目幸甚

答劉季和書

澄足跡不一到大郡於後來俊彥往往有未識面者蕭
真士來過遠勤惠翰展誦一再備見至情先府君高才
厚德偉然可稱思發其幽潛之光人子之孝也顧惟老
拙荒陋恐不足以稱所期雖然盛意不可孤謹撫事實
叙而銘之錄本就付獨清持去以達於左右末由胥會
冀立身揚名以盡顯親之道區區所望於賢伯仲者如

此不具

與蕭道士

澄於盛伴及郭秀才之來兩蒙惠翰俱以不及回答為
愧諒惟山水佳處道氣常存獨清真趣每寄托於吟風
弄月之餘共此樂者其誰乎某有請清江舊友彬溪楊
信可壯歲以能詩見知於盧疏齋學士又精探古今文
字之本源自編鐘鼎古韻刊板盛行於世歲晚倦遊安
貧自守恬淡循理無纖毫妄求妄作之事喪母喪妻二

金史卷一百一十三
喪在淺土不能葬劉居士世以好義著聞今介之進頌
為引見桂平五昆季道及區區意能甄毛助之俾得終
此喪事則此福德勝於其他功德百倍也

與元復初書

久別之餘湓城一會奇甚然公行有期某亦少暇弗獲
從容以罄底裏寧能紆去後眷眷之懷乎鳳儀于天庭
鴻漸於雲衢所以瑞盛治而繫群望時措之宜何施不
可舍執事將誰屬宜黃樂順吾門學者好讀易雖未深

造而多能小伎遊京師就令問訊起居進見之士豈能
窺公旦之萬一然杞包瓜葛纍木惟從者見之幸甚病
手作字震掉願保愛以迓殊渥不具

回趙樗堂書

先世久附金蘭氣味之同近年又忝瓜葛因依之幸情
誼厚矣雖疏濶之時多而親密之心罔替也即辰獻歲
發春欲雪未雪共惟樂善循理動止安裕神相百禄政
以未由訊興居為欠乃沐深眷不忘衰朽一札之慇懃

六提之恭謹非所宜蒙者重之以腆貺將之以嘉果朔
祗博碩舊醕醇醲並非所敢當然盛意不容辭卻肅使
祗受無任榮感病體龍鍾勿克效先施奉報贖殊愧少
文

吳文正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十四

元 吳澄 撰

書

儷語

賀劉熙載承旨八十啓

承旨相公唯齋先生閣下茲審日臨初度天益遐齡憐
同丁未之端明重際丙寅之元祐恭惟某人國中碩老

海內耆英身居鑒坡最長之班家貯鴻苑長生之訣壁
門金闕幾看宮井之槐花禁直玉堂共汎仙舟之蓮葉
紅桃臉嫩翠柏命堅每一添年如元經目一而三添為
九二衍八積數若算法既以其十積至千二澄舊忝末
僚新知慶事渺渺隔西江之白浪拳拳瞻北斗之紫垣
僻在勾吳之區正勤采藥遙祝公劉之壽弗及躋堂乘
風寄辭流電垂盼不備

回何道心啟

鯁生遯野誤沐異恩專使臨門辱貽儷語褒宇遠踰於
繡黻餘光近照於布韋三讀以還十襲惟謹某學非有
用年已無聞斯道在耕頗有樂堯舜之迹時人縱許敢
前比管樂之心偶然貴公之見知遂以賤士而獲薦職
親至矣才薄奈何爾雅之文章深厚之訓辭馳騁乎古
今貫穿乎經傳豈云易易政此兢兢效邵子賦巢由外
臣之詩冀樊生勉宋李虛名之誚胡乃過情之譽發於
知己之言茲益伏遇某人早捷桂宮壯雄蓮幕望實貞

元之士詞華正始之音其愛我也甚深故談之而不置
考評舊典擬度前修抑揚反覆之間獎惜褒嘉之極如
鄒輿喜樂先之得政如貢禹為玉陽而彈冠非所敢當
何以為報小草一出恐慚遠志之天全除目休看敬慕
道心之日長先施意渥後會面陳

回溪山賀啟

春間留邑飽聆清露之談夏五居家倏枉彩雲之翰麥
霏雪粉籠貯霜毛既珍貺之駢臻又袞褒之溢美顧憐

晚景叨遇明時政祈園公綺季之間豈覬疏傳桓師之寵而上恩之過厚非下走之敢當乃蒙四六駢儷之辭特致再三勤拳之賀祇領盛意愈增厚顏絕妙來書誰不高故人之誼厚贈知報何能成織女之章未究心乎尚圖面契

回何太虛賀啓

皓首趨朝厚顏如甲寤寐圖還於羊肆黃緣幸脫於雉樊早賦歸來儒於我乎何有自憐老去誰與子以爭先

政此息肩懷哉會面今雨淨洗塵埃之袂好風吹墮綺
繡之章蟬蛻重封虹彩回壁伏念澄生處窮僻學隣怪
迂弗顧人之笑且排惟恐身之傳不習丁年垂壯遽罹
革命之屯已志寢睽甘作隨時之遜以日之過河有暈
而雲之出岫無心竊意商天民可終莘野畎畝之樂豈
料陳公子猶為齊國羈旅之臣進用既非所長退耕未
逾其業又况迫西頽之景詎堪廁北共之星至漏盡而
不休惕若涪翁波上之戒嫌既老兮貪祿美矣摩詰山

中之歌敢云慕畫錦之榮聊爾解暮途之誚葩奇儷牘
藻藉溢情援昔者伊傅程朱難當倫擬訝今之歐蘇韓
柳易縱袞袞蓋惟某人一代文豪萬鈞筆力良由仁弟
愛兄之道相勉大賢希聖之心甫實憐才疇能敵三千
首之風月朏期同壽願共躋五百歲之春秋誤辱虛擲
之黃金愧乏報贈之青玉復言猥瑣臨紙躊躇

回游和叔賀啟

昔也娶齊久托維私之好今焉頌魯過厓永錫之祈謂

符祁國之八旬喜殿坡仙之一月實由雲庇得衍天年
辱備物之多儀華孟陬之初度羊宜稱壽伴朋酒於幽
堂鵝既饋生勝萬鍾之蓋祿以親親之誼重而老老之
情深敢不拜嘉謾有三肅使人之敬將何報贈愧無七
裏織女之章莫究心乎尚儲面巽

回余半隱賀啟

變元成皓已驚霜雪之二毛對白描黃快覩雲霞之五
彩文既呈於錦繡禮宜費於貨財綠蟻浮香黃雞侑酌

厯再三之盛意慶八十之衰年有其實有其華甚隆甚厚無以酬無以報多感多慚哀悵未殫斐辭申謝

回黃建可賀啓

雲鬢霜髯自憐拈稿天心月骨獲覩瑰竒低徊四六近體之中超越數千大家之上費貨財而行盛禮致滋味以養衰年若施於寫經問字之人而備此羞豆酌尊之物愛我誠厚豈所宜蒙蓋非友以面而友以心用是既其文而既其實施隆錦贈闕焉青玉之報何襲謹篋

藏虛此黃金之擲已謾裁短語畧寄謝悰

賀程雪樓生日啓

伏審四月維夏初度揆予坐中和堂藹佳氣蔥蔥之瑞
飲懽喜酒融蒲懷拍拍之春違咫尺之天邊作神仙之
地上共惟某官一元間氣四朝舊人早依日月之光高
翥雲霄之翼立登要路偏立好官黼黻王度潤色皇猷
霧憲晝永風采朝廷謀謨帝右霜簡秋清薦攬轡於南
疆復錫環於北闕際龍御九五之位躋鸞坡第一之班

久顯文儒超前代五更之貴若稽爵秩極上公九命之
榮雖承雨露之深恩久負烟霞之雅志昔焉不得已而
復起今也未致仕而先閑光祿歸田縉紳嘉歎大夫知
足鄉里誇傳式逢麟綏之期盛舉兕觥之慶過今年年七
十恥吟學士之未宜休滿人世世三千直如活佛之無
量壽某夙託參苓之寵晚慚松柏之姿且老且貧弗克
筋力貨財而為禮是嘏是頌益加昌熾耆父以錫公仰
潤鈞衡俯祈鏡鑑不備

回蕭獨清賀啓

澄爰自違離嘗思簪盞鳳臺蕭史底處吹笙龍沙吳仙
幾時得道新年八袞舊習兩忘誰憐鬢雪之衰齡乃辱
彩雲之儷牘華予歲晏盍若春陽尚期半死之真人分
授長生之秘訣養神千二百歲若何塞有漏之身皈命
三十六天當共超無色之界便鴻寄謝僊鶴飛來

答鄒君行賀啓

病不造朝遂起浩然之歸志情如會面忽承絕妙之來

書雖云絲羅締好之新有甚膠漆論文之舊禮勤意厚
喜極感深共維鉅族名門英姿義概豈媿嬰肯處人之
下必卓犖能出世之間嘗於岷峩諸友之家識此湖海
一時之傑在吾為素所敬恨不可得而親豈期北山愚
公之孫誤中東床佳壻之選每自嘆羈旅游行之遠弗
即敘昏姻繾綣之懷辭彼三旌幸獲返屠羊之肆甫茲
安宅遽蒙征鴻之還輝煌駢四儷六之文慙慙挂一漏
萬之報三肅使者什襲藏之忘官爵宦游於退居之餘

以佚吾老悅親戚情話於歸來之後其始自今未究謝
私尚容嗣問

疏

趙法師曹女喪求賻疏

并序

楊林法曹有商孫子於今為庶况復食貧季女
云亡久未克墓里中吳澂代為陳情諭於仁人
庶有矜而振之者

娟娟閨中秀眉目如在於斯冥冥泉下人骨肉未復其

所慈情豈恕。葬蘇誠難欲。周於身。且周於棺。必得其財。乃得其禮。人父良可愧矣。君子寧不惻然。爰忍恥以有言。冀興哀於無用。倘或急范舟之義。即堪題桴壙之銘。空宇寂寥。試造笙竽之北里。季女婉孌。將依蔚薈之南山。此時載糗而歸。他年結草以報。

胡性初化修造疏

頗嘗見有此客物外畸人。吾不知其何名。性初胡氏問汝。問汝誰乎。誰乎。貫穿經史。馳騁古今。彌綸天地。出入

造化諸法是同是異曰將無同羣居或合或離繫各有
合斯亦奇矣其遇何如飛吟北海蒼梧袖青蛇袖浩蕩
南山清渭波白鷗波半生未辨蓋頭茅幾時遂了行腳
債烏鵲繞樹三匝遑遑鷓鴣巢林一枝易易舉買田買
園故事在好仁好義鉅公鳩松栢良材龜花竹佳處雖
乾坤水上等為信宿蘧廬然日月壺中便可逍遙蓬島
擬占方丈共話圓機坐令眼前萬間之安不過閣下一
朝之享

回楊賢可縣尹賀生啟

伏以桃李春永之時喜逢茂宰松栢歲寒之誼篤念衰
翁孟陬之度初貞一瓣之香敬為麥塵雪色潔白誰如
蠟炬月光幽元畢照自以比德推之及人遂令耄耄之
軀獲領珍重之意若金華黃仙之化石皆河南赤尹之
俸錢毫端葩藻之文駢四儷六天上蓬萊之曲倡一歎
三況公侯挺生是雛俾左右驚見此客憲裾下顧苔逕
增輝愧我八十之有餘幸而未死擬諸五百之名世豈

所敢當聊復先施他須後會不具

賀楊賢可縣尹續絃啟

茲審金泥一續玉鏡再圓堂上鳴琴操久揮於孤鳳邑
中製錦紋重織於雙鴛蓋惟君侯蒞百里之男邦合得
主婦治一家之女事星期晷晷雲從祁祁鸞鏘顯出迎
之光鵲集喜覲新之燕遙瞻仙聚薄效客羞桃室內宜
外溥河縣潘桃之春意桂娥上照下催燕山實桂之秋
香慶賀心長悚慙辭拙不具

吳文正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十五

六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十五

元 吳澄 撰

序

出門一笑集序

唐人詩可傳者不翅十數百家而近世能詩者何寡也
場屋舉子多不暇為江湖遊士為之又多不傳其傳者
必其卓然者也往年鑑溪廖別駕以名進士為學子師

既宦遊徧歷嶺表始有詩曰南冠吏退其從子業舉子
未仕亦有詩曰月磯漁笛吏退之語清而韻漁笛之聲
奇而婉雖不傳於人吾固知其詩也雲仲亦別駕君從
子自選舉法壞而其業廢遂藉父兄之餘為詩且韻且
婉鏘然不失其家法顧取黃家詩題其集曰出門一笑
黃詩自為宋大家然諸家中一家耳水仙之辭又一家
中一句耳而奚獨有取於是哉此句與老杜寒江山閣
之句同機於此悟入橫豎透徹則一句而一家一家而

諸家諸家而數十百家躋於晉魏漢周可也詩至是其至矣雲仲其然之手

癡絕集序

昔子弱冠與郢程鉅夫同學臨汝書院時月香林君以鄉先達日坐前廡位予二人朝夕出入以諸生禮詣位趨揖然後退不十年事大異各去不相聞也而鉅夫為達官位於朝予為農夫耕於野林君亦歸隱於市又數年君暫出為縣大夫客始相見予既壯君亦老矣俱忘

言不暇相問且相悲也一日君以詠史一編示予予每謂作詩難詠史尤難安得有人能一洗胡曾之謬者如君銅雀臺詩胡曾有是哉君謂觀者必笑其癡而自名之曰癡絕意必有在予不敢易度讀至申包胥楚人一縷垂亡命盡向秦庭哭得回至魯仲連六國既亡秦一統如何却道帝秦非矍然曰誰謂君癡感嘆久之再讀至馮道那知老子癡頑福曾見官家歷五朝至顧愷之可憐幾幅通神畫只入桓元夾道中為之掩卷抵掌曰

誰謂君癡誰謂君癡謂君癡者誰乎君謂癡者誰乎嗚
乎三代以至於今夢也今君有詠夢語也予謂君語為
夢亦夢語也彼此皆夢也而於癡人焉語之則其謂君
癡也亦宜

秋山翁詩集序

歲在庚辰予客於鄭鄭之婚兄曰秋山翁亦客焉余曰
從之遊知翁刻厲於詩舊矣越十有六年翁過予山中
劇談詩於是悉翁平生所吟翫之不忍釋而繼之以嘆

且泣也蓋翁與先君子同年生其詩自余始生之歲以逮於今幾四十有七年為詩始數百篇中間名人勝士為選其尤十或存其五六或存其三四或存其一二亦既精矣然己酉至己巳安樂之音也存者無幾丙子以後所謂哀以思者乃層見疊出詩固窮愁發憤而後能多歟近一二歲又漸造和平其亦幸時之稍無事得生全於天地之間以自適其性情之正飢渴之易為飲食如此哉翁今年七十有一而詩凡三變翁不自知其然

也時則然爾詩可以觀信夫然則翁之詩存誠足以為
觀風者之一助而不能不動觀物者之深慨云翁康氏
字敬德父溫柔敦厚天質也非特其詩為然

戴子容詩詞序

里中謝從一丈長於詩鄧聞詩兄長於詞余於二者皆
未知能也戴子容詩見取於謝詞見推於鄧可矣而余
又何知焉然一有怪者謝非不能詞也鄧非不能詩也
今為子容序引似各以其所長自好而不合於一主詩

者曰詩難主詞者曰詞難二說皆是也第以性情言詩以情景言詞而不及性則無乃自屈於詩乎夫詩與詞一爾歧而二之者非也自其二之也則詩猶或有風雅頌之遺詞則風而已詩猶或以好色不淫之風詞則淫而已雖然此末流之失然也其初豈其然乎使今之詞人真能由香奩花間而反諸樂府以上達於三百篇可用之鄉人可用之邦國可歌之朝廷而薦之郊廟則漢魏晉唐以來之詩人有不敢望者矣尚可嚶嚶然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哉子容以余言為何如也

董震翁詩序

宋參政簡齋陳公於詩超然悟入吾嘗窺其際蓋古體自東坡氏近體自后山氏而神化之妙簡齋自簡齋也近世往往尊其詩得其門者或寡矣吾鄉董震翁新學詩觀其古近體一二不選不唐不派不江湖問曰君嗜簡齋詩乎曰然夫學者各有所從入其終必有所悟大音希聲未必諧於里耳君能勿以人之好不好為意而

金史卷之八十五
卷十五
嗜之不厭其可畏也已參政公得專美哉

參同契序

參同契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悉可知則泄天悉不可
知則絕道此書意也彭真人知其所不可知而不知其
所可知鄒道士知其所可知而不知其所不可知葆真
道人之述其在彭鄒之間乎他日相與言請闕其所不
可知者而既其所可知者可哉歲先天大過月辟乾日
後天井辰直九二臨川真隱道士讚

鄔性傳詩序

吾里中近代自有吳公詩其言藹然其味悠然吾愛其詩而不及識後讀晴窓鄔君所作光彩透紙皆精神奪人目蓋亦似其為人吾識其人而不及事晴窓君有子性傳七律工甚字有眼句有法光彩精神既不減其家傳而又有所謂藹然悠然者文章與世道相為升降每歎前輩流風餘韻不可復得一旦見有似之者焉如之何其不躍然而喜哉性傳之詩方進而未已他日不涉

宋人陞級而詣唐人窔奧者也

聶詠夫詩序

往年有為余誦詩一二章者余驚怪曰是無場屋舉子
氣又非江湖遊士語作者其誰與曰梅山聶詠夫後數
年始識君悉其故知君少登清江蕭氏之門詩法固有
自然君所到不限於所見也君愿慙而博洽其志堅其
思苦遭時之變雖傾覆流離不餒不懈詩日益精工今
閱新舊二藁會意處愛之不能忘蓋津莆陽沂山陰分

派江西拾級半山而睥睨唐人者也

鄧性可刪業序

國風雅頌列於經說者云自三千刪之而三百爾曾經
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漢衛以來諸詩入蕭選者刪非不
嚴而識者有遺憾焉然則詩固不易而刪亦未易也唐
人佳篇世共嗟賞觀其全集輒令人弛然雖詩中數大
家猶不無可揀擇去取所存至簡而至精惟近世簡齋
陳去非詩蓋其所自刪也友人鄧性可亦自刪其詩曰

刪藁吾讀之欲再有所去取而不能吾鄉詩人如趙成叔甘泳之他處所無也流風餘韻之所露漑往往能詩而能如吾性可者寡矣詩既不多得而又刪之則其不輕於示人而欲必於傳世可知已昔人詩至老而益工性可年方彊而詩已若是吾及見其老也成叔泳之豈得專詩名於斯郡斯邑哉

繆舜賓詩序

春秋諸國君謚穆者左傳穀梁作穆而公羊傳皆作繆

故姓氏家以繆為秦繆公之後繆穆二字通也河南伯
長以古文鳴宗初而吾邑之繆亦為著姓以至于今舜
賓少遊梅亭李氏之門見聞既富矣而所得於詩為尤
長然隱約不矜人或未之知也吾評吾邑詩人未知其
孰為夫子舜賓其不與之中分魯歟

蕭粹可庸言序

觀書貴乎有識而學者之病有二卑者安於故常高者
喜於新奇安故常則踵訛而習陋喜新奇則創意而鑿

說二者皆非也予於顧蕭君粹可交遊二十載聽其議論輒推服焉蓋其觀書如法吏刻深情僞立判搜抉微杳毫髮畢露有評詩二十餘條曰粹齋庸言乃其善者機耳如是而觀書真有識者也非安於陋喜於鑿者也君名士贊詩人冰厓公之子能詩固其餘事云

孫少初文集序

世之詩人文人能為今之作者特也能如昔之作者亞也既不能以名於今又不能以方於昔而有作焉妄人

爾庸人爾噫皆是也予讀豐城孫少初集其於今雖未
至自成一家言其於昔則固弟陸務觀兄劉潛夫而有
餘矣孫氏之族多美才詩文往往可傳以予所逮見逮
聞未有先於少初者也少初名素咸淳之季以進士貢
不第年未五十死家甚貧平生撰述散軼無存藁其族
弟懷瑾輯其遺詩得若干篇印吾復輯其遺文得若干
篇清江皮潛嘗學於少初并為刻板以傳於世板成以
畀其子子嘉是心之可以拯頽風而厲薄末也彼有師

死而遂倍之者果何人哉果何人哉

饒汝成詩序

吾里多秀士山川風土固然饒汝成閉門讀書自為詩年如此詩已如此謂非山川風土不可也見聞益廣詩與年俱莫可淡已何羨於長吉敦夫哉

皮季賢詩序

清江皮野季賢年未老而詩已老詩未多而可取者已多矣昔人或以一字一句而名後世此集奚翅一字一

句而已哉他日年愈老詩愈多可傳又不止此吾猶及見其大成也

曾志順詩序

人病不學耳學斯肖肖斯成學而不克肖肖而不盡肖者其資與志之不齊也宋詩至簡齋起矣近來人競學之然學而肖肖而成者幾何人哉曾志順年未三十學簡齋直逼簡齋可畏也已其未盡肖者百不一二底於成也夫何難雖然世間之事所當學者豈唯詩世間之

人所可學者豈惟簡齋以君之志以君之資何人不可
學何事不可成詩固游藝之一端也君家自有世間第
一希有之人第一希有之事其學之手歸而求之先世
之遺言

譔季岩詩序

丁酉冬見譔季岩詩詠物工而用事切謂曰詩誠佳然
吟詩必此詩或非詩人所尚爾壬寅春又見之則體格
與昔大異問曰近讀何詩曰簡齋余曰得之矣乃題而

歸其篇

平冤集錄序

邑人姜斯立業吏學而通儒書以洗冤錄折獄集今古
考證抄類成編名曰平冤集錄余每怪夫食天祿司天
民者於人命曾不介意痕傷則或以無而為有或以有
而為無情歟則或以重而為輕或以輕而為重壹惟己
私是徇豈復顧天理畏天刑哉斯立居閒其用心若此
俾得膺事任移此心以治獄則陰德之及人也庸有既

乎

黃懋直詩序

余友鄭特立何太虛數為予言迂厓黃懋直善談而能吟後見其人信見其詩尤信夫詩孰不吟而能者鮮矣亦或能之而近古五七言俱能者鮮矣曷謂能謂諸體中格致俱高意趣俱新字句俱不苟云爾黃氏詩人有櫟澗集有東窓集懋直其能有先於父兄也夫

謝仰韓詩序

澹山謝君仰韓昔年與余同預秋貢途行邸止必偕相
與如手足君福建運判野航公之元孫淮西總幹秋岩
公之元子氣勁行方識趣正而見聞博家學固有自來
詞章其餘事爾賴秋礪蕭君大方評其詩曰長篇浩如
江河短章絢如雲錦余讀之信然然獨君家大謝猶不
無靳惜衣鉢意異時浩乎流轉中有波而無波絢乎美
麗中有文而無文雖別起江西一祖可也此衣此鉢舍

君將誰歸

傷寒生意序

生意者崇仁熊君景先所輯醫方也熊氏世以儒科顯而景先之大父業尚書義專門為進士師從之遊者至自數百里外景先得其家學每較藝輒屈輩流幾於貢而不偶於是大肆其力於醫醫亦世傳也然脉理明晰法審療疾無不愈進於工巧蓋其所自得多矣暇日輯家傳之方常用之藥累試而驗者成此書以公其傳夫

天地之德曰生為人立命而生其生者儒道也醫藥濟
枉天餘事焉爾景先之儒未獲施而醫乃有濟所以贊
天地生生之意其功為何如哉

何友聞詩序

詩貴有其影有其神而無其形何友聞詩篇無滯句句
無俚字機圓而響清雖未遺於形而已不形於形可謂
能也已余最愛草亭何君詩又愛何山太虛詩友聞草
亭之從子太虛之族父何氏三世而能詩者余見其三

盛哉

徐侍郎文集序

故兵部侍郎雲屋徐公明經登進士第以能治劇縣政
聲聞於朝廷擢升臺諫歷官至侍從公之子必茂輯公
奏疏若干篇余讀之暢達懇切壹是以仁義陳於上前
薦李文二公可當大事卒能有所立可謂知人之明他
文亦醇潔似其為人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不
信哉公又有四書諸經太極圖通書等說在集外余不

及識公而得見其遺文幸也庸敢附名篇端以致追慕
前修之意云

記纂提要序

古之游於藝者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今亡其法秋山康
敬德父記纂提要之書非游藝者之一助乎其功勤矣
其心仁矣或曰呻其佔畢多其訛言及於數學記所以
訾今之教者也予謂不然生今之世為今之人游於藝
而先通其名數然後窮其理而得於心由今之教達古

之學在乎其人而已而於是書奚訾焉

許士廣詩序

樵屋許士廣詩無一字一句不工其韻度品格雖至吾鄉相不難也鄉相窮經有實學修身有實行經世有實用三實者盈乎中而溢乎外詩其支流爾士廣得其詩進而究其所以詩又當為吾鄉一大詩人

聶文儼詩序

學詩者若有適也適必以其道以其道則未至而可至

原闕三十行

謂有光於師門者夫

張達善文集序

昔之為文者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或曰此文人之文
爾儒者之文不如是儒者托辭以明理而非有意於文
也雖然周子之太極圖易通張子之訂頑正蒙程子邵
子之易傳序定性書觀物篇前無是也朱子祖述周程
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
文人工於詆訶以為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
於文而未嘗不力於文也奏議倣陸宣公而未至書院
學記曼衍繚繞或不無少損於光潔若他文則韓柳歐

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而猶有詆訶者乎噫儒生之立言也難矣東平教授張達善父以誦習朱子之書為一時名公鄉所禮子弟從之遊者說說如也其業也專其說也明其考索研究也精覈南北之士鮮能敵之知之深始終敬愛不渝者江東宣慰使北燕珊竹公也至元中予識達善於金陵出一二著述相與細論後十六年予留儀

真許昌趙思敬率其同門友携達善文集來曰先師遺藁珊竹公將為鋟木以傳敢請表其篇端余讀之竟而嘆吾達善之學殆非庸淺者之所能窺議論正援據博無一語不有根柢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氏之尸祝也苟有關於人心世教可矣而暇弊精神為夸末俗計哉序記竿勢翩翩尤在諸體之上經說等類達善既不可作而予亦何能獨審其至當絕伯牙之絃過惠子之墓夫孰察予之悲慨也夫

胡器之詩序

豫章胡璉器之古體詩上逼晉魏近體亦占唐宋高品
蓋自騷選以來作者之辭志性情淳澆膏次見趣議論
往往度越輩流非特其才之清逸亦其學其識有以副
之是三者一由乎天一由乎人人者日進日崇則天者
與之俱他日當自為胡器之詩不止肖魏晉唐宋某人
某人而已

蔡思敬詩序

唐人詩數百家一集中可觀者無幾豫章蔡叡思敬集
七體無一體不佳每體無一篇不佳若與唐人集並行
此集當為第一雖然體凡七題止七十五惟約故精繼
此約者博精者不雜縱橫顛倒自成一家則為曹為阮
為陸為陶為陳為李為杜為韋吾何間然

詩府驪珠序

嗚呼言詩頌雅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於陶其適也
顏謝而下勿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

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而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嗚呼學詩者靡究源流而編詩者亦漫迷統紀胡氏此篇其庶乎緣予所言考此所編悠然遐思必有超然妙悟於筆墨蹊徑之外者

曹壁詩序

乙巳春予客盱白雪樓公以余遊麻源第三谷澍雨中
有士至問其姓名曰曹壁余同郡英甫之從子名甫之子

也手詩一編以呈於公且以請於余試閱一二蓋聞然
屏絕時俗哇麗之音塗抹之態余驚異焉謂曰子詩已
得第一詩體惟益培其根益浚其源則語意不求高而
高不求新而新不求奇而奇不求工而工至是其至矣
然子才可應世非止以詩行世者勉之余將期子於詩
之外

黃純仁詩序

近年里中諸英俊往往能詩黃純仁遊湖湘得一集其

五七言長短句多妙音純仁儒家子又徧識當代鉅人以博其趣詩之妙也固宜見見聞聞日富日新而詩興之俱此特泰山一毫芒耳

皮照德詩序

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勿論予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

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

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為
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
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
專門之經師也哉清江皮潛才優而學瞻其為詩也語
工而句健蓋諸家無不覽而守涪翁法嚴甚余深喜之
而意晁張者流或未然也故具道古今之變以與能詩
者共商焉

吳景南詩序

吳景南家臨川南鄉之種湖市向來曾從空山雷講師
學詩尊敬其師既歿而拳拳不能忘也講師之詩雄健
景南之詩婉麗其子寵以示予惜予不能詩寵也其請
於工詩之士刪其所可刪存其所可存斯足以章其父
之美矣八十五翁吳澄序

吳文正集卷十五